

三部《维摩诘经》疑问词比较研究

王玥雯

摘要：由不同时代的经师翻译的佛经同经异译本体现了各个时期的语言特色，为语言研究者提供了可资比照的丰富材料。本文主要考察三部《维摩诘经》中疑问词的异同之处，揭示中古时期汉语疑问词的发展演变情况。

关键词：佛经 同经异译本 疑问词 比较研究

汉译佛经中存在着不少同经异译本。那些由不同时代的经师翻译的同经异译本体现了各个时期的语言特色，为语言研究者提供了可资比照的丰富材料。《维摩诘经》共有三个译本，它们是：三国吴支谦所译的《维摩诘经》、后秦鸠摩罗什所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唐玄奘所译的《说无垢称经》。本文主要考察这三部《维摩诘经》疑问词（包括疑问代词、疑问副词和疑问语气词）的异同之处，揭示中古时期汉语疑问词的发展演变情况。

一、安、曷、奚

疑问词“安”、“曷”、“奚”都是上古常用的疑问词，兼有代词和副词的用法。在本文所考察的三部译经中，只有最早的支谦的译本使用了这三个疑问词，使用次数分别为3次、2次、6次，可以表疑问，也可用于反诘。例如：

- 1.问维摩诘言：居士，父母、妻子、奴客、执事安在？（14/529c^①）
- 2.若无没来，何有诸法？曷云如是？汝于何没，而来生此？（14/534c）
- 3.彼诸菩萨皆愕然曰：此人奚来？何等世界有懈废人？（14/532b）

可以看出，支谦《维摩诘经》中虽然使用了“安”、“曷”、“奚”，但用例不多，用法均沿袭上古时期，而后出两部译经中完全没有此三词的用例，这些都体现了上古疑问词“安”、“曷”、“奚”逐渐消亡的历程。

二、谁、孰

“谁”、“孰”都是上古时期以指人为主的疑问代词，就本文所考察的三部译经来看，“谁”的用例多于“孰”，其具体使用次数如下表：

表1

词目 \ 译本	《维摩诘经》	《维摩诘所说经》	《说无垢称经》
谁	11	9	13
孰	7(指物 4)	8(指物 6)	8(指物 6)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谁”的使用。

三部译经中，“谁”绝大多数用于指人，用于指事物的用例非常少，只在支谦和玄奘的译本各见一例，如下：

- 1.又问：空复谁为？答曰：思想者也。彼亦为空。（《维摩诘经》，14/525c）
- 2.此二既无，谁复为空？但以名字假说为空。（《说无垢称经》，14/568c）

三部译经中的“谁”除了询问，还有反诘的用法。用于反诘时，表示“无人”的意义，以“谁”本身为语义重心进行周遍性否定。例如：

- 1.谁已见此，当复舍弟子法乎？（《维摩诘经》，14/529a）

①阿拉伯数字及英文字母依次表示引文在《大正藏》中的册数、页数、上中下栏。

2.其谁闻此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维摩诘所说经》,14/540b)

3.谁闻如是法,不愿大菩提?《说无垢称经》,14/577a)

从语法功能来看,“谁”在支谦、鸠摩罗什译本中可以做宾语、主语,例如:

- 1.又问:空复谁为?答曰:思想者也。彼亦为空。(《维摩诘经》,14/525c)
- 2.居士,父母、妻子、亲戚、眷属、吏民、知识悉为是谁?《维摩诘所说经》,14/548b)
- 3.诸族姓子,谁能致彼佛饭?《维摩诘经》,14/532a)
- 4.唯然世尊,谁取我去?愿见救护。(《维摩诘所说经》,14/555c)

“谁”在玄奘译本中除了做主、宾语,还可以做定语。例如:

- 1.如是香者,为是谁香?《14/581c)

下面我们再来看“孰”的使用。

三部译经中“孰”的使用,不仅指人,也可指事物,并且指事物的占多数(参看上文图表),有询问、反诘两种用法。从语法功能来看,“孰”在这三部译经中全都用作主语。值得注意的是,后出的两部译经中“孰”的使用,基本完全沿袭自支谦的译本。试比较以下例句:

- 1.所演如空念普行,孰闻佛名不敬承?《维摩诘经》,14/519c)
- 心行平等如虚空,孰闻人宝不敬承?《维摩诘所说经》,14/537c)
- 心行如空平等住,孰不承敬此能仁?《说无垢称经》,14/558c)

“谁”和“孰”在上古时期运用都很广泛,在不少书里“孰”的使用频率甚至超过“谁”。但是在历时的发展中,二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谁”的语法功能逐渐扩大,并且固定为汉语中问人的主要疑问词,而“孰”则一方面在与“谁”竞争问人疑问代词时失利,一方面用于问事物时又受到强大的“何”系疑问词和复合词组的挑战,从而导致疑问词“孰”的衰败。从我们考察的三部译经中可以看出“谁”的使用逐渐扩大而“孰”逐渐萎缩的发展趋势。中古以后,即使文献中仍存有“孰”的用例,也多是出于仿古和沿袭了。

三、“何”系疑问词

“何”做疑问代词,产生很早,使用很频繁,由它参与构成的复音词也很多。本文所考察的三部译经中,“何”系疑问词的使用非常广泛。

我们首先考察“何”以单音疑问词的身份出现的使用状况。单音疑问词“何”在三部译经中使用次数都比较多,分别为132次、119次和127次,但从它在“何”出现的全部用例中的比例来看则呈逐渐下降趋势,分别为75%、65%和38%,单音“何”使用频率的减少反映了“何”系复音词使用加强的趋势。从语法功能来看,单音疑问词“何”在支谦、鸠摩罗什的译本中可以充当主语、谓语、定语、宾语和状语,但在玄奘译本中无一例充当主语的例子。鸠摩罗什译本中“何”虽然也担任主语,但比之支谦译本有所下降(鸠本21例,占单音“何”全部用例的18%,支本35例,占单音“何”全部用例的27%)。“何”做主语语法功能的萎缩也与“何”系复音词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上事实均体现了单音词“何”的活动能力逐渐下降而“何”系复音词逐渐上升的态势。

下面我们来看“何”系复音词的使用状况。三部译经中“何”系复音疑问词的使用情况如下:

表2

译本 \ 词目	何所	何等	何如	如何	云何	奈何	何为	几何	何许
《维摩诘经》	5	11	3	3	15	2	4	1	0
《维摩诘所说经》	10	12	2	2	28	0	2	1	1
《说无垢称经》	10	16	2	1	64	0	2	1	0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发现三部译经中“何”系复音疑问词的使用体现了以下几点:

其一,“云何”得到较大发展,使用频率大幅度增高,成为极具活力的“何”系疑问词。我们将三部译经中“云何”的具体使用情况归纳如下表:

表3

译本 \ 用法	主语	谓语	状语
《维摩诘经》	0	11	4
《维摩诘所说经》	6	7	15
《说无垢称经》	16	10	38

对照表2表3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三部译经中“云何”的使用频率逐渐上升,语法功能也逐渐扩展。特别是用作主语呈现出了较大的增长幅度。“云何”凝固成词的时间大约是在西汉^①,自东汉起大量出现于汉译佛经中,中古以来获得了充分发展。“云何”的盛行造成上古单音疑问词“何”部分语法功能的萎缩。如前文所述,单音词“何”做主语功能的萎缩在三部译经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而与之对照的则是“云何”做主语的上升趋势。试比较以下例句:

1.何谓断病?谓我作非我作悉断。(《维摩诘经》,14/526a)

云何为离?离我我所。(《维摩诘所说经》,14/545a)

2.何谓为等?谓我等泥洹等。(《维摩诘经》,14/526a)

云何平等?为我等涅槃等。(《维摩诘所说经》,14/545a)

云何平等?谓我涅槃二俱平等。(《说无垢称经》,14/568c)

通过比较可以清楚看到,支谦译本中用“何”作主语的地方,在后出的译本中都换用了“云何”。

其二,“何所”凝固成词,成为中古时期使用广泛的疑问词,与上古汉语跨层结构“何+所v”具有质的差别。

上古汉语里“何所”的使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何所v”形式,例如“客何所为?”(《史记·孟尝君列传》),“何”是前置的疑问词,与“所”不在一个语法平面。另一种是疑问词“何”作定语修饰名词“所”,相当于“什么地方”的意思,例如“欲于何所王之?”(《史记·三王世家》)。中古时期,问处所短语“何所”的使用和上古一致,而跨层结构“何所v”中的“何所”情况有了改变,“何所”凝固成疑问词询问事物,用法类似于“何”。三部译经中,疑问词“何所”均有所使用,且后出的两部译经中用例远远多于最早的支谦的译本,其使用频率呈上升趋势。例如:

1.我问:道场者何所是?言:道场者,无生之心是。检一恶意故,淳淑之心是……(《维摩诘经》,14/524a)

2.又问:欲除烦恼,当何所行?(《维摩诘所说经》,14/547c)

3.我居此室,十有二年,求女人性,了不可得,当何所转?(《说无垢称经》,14/574b)

例1中“何所”作判断句表语,例2、3“何所”前面有副词成分,显然对这类“何所”不能再套上古解释。如上所述,疑问词“何所”来自跨层结构“何所……”;“所”与“何”本来不在一个直接的语法平面,只是具有线性排列的紧密相连性。但是由于使用频率之高,也由于受到同形问处所短语“何所”的影响,逐步造成重新分析。“何所”形成体现了跨层结构词汇化的认知背景:人脑理解语句是一种信息加工过程,这一过程极大地依赖于短时记忆。为了减少记忆负担,人在理解语句时把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就尽量组合在一起,这种处理方式就是认知心理学中的“组块”^②。心理语言学家基姆鲍尔(Kimball)也曾指出,对复杂句的理解往往受到人类记忆的某种限制。听者在理解句子时总是试图把刚听到的词附着在前面的句子成分里。从我们考察的三部译经来看,“何所”凝固成词广泛使用的事实是十分明显的。

四、乎、哉、耶

三部译经中使用的疑问语气词主要为“乎”、“哉”、“耶”三个。

“乎”在三部译经中的使用次数分别为15、14、10,可用于是非问、特指问、反诘问中,而以用于是非问和反诘问居多。例如:

1.汝已见菩萨大士之所为乎?(《维摩诘经》,14/533a)

①参看卢烈红《先秦两汉时期的“云何”》,《语言研究》2003年第23卷第3期。

②参看陆丙甫《语句理解的同步组块过程及其数量描述》,《中国语文》1986年第2期。

2. 维摩诘言 汝所得法有没生乎 ? (《维摩诘所说经》, 14/555a)

3. 汝当云何观如来乎 ? (《说无垢称经》, 14/584a)

4. 汝岂不闻佛说诸法如幻相乎 ? (《维摩诘所说经》, 14/555b)

“哉”作为疑问语气词在玄奘译本中没有用例, 在支谦本和鸠摩罗什本中也非常少见, 使用次数分别只有 2、1, 都用于反诘句中。例如:

1. 今得文殊师利与维摩诘二人共谈, 不亦具足大道说哉 ? (《维摩诘经》, 14/525b)

2. 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 岂况如来无量福会普胜者哉 ? (《维摩诘所说经》, 14/542a)

“耶”在三部译经中的使用次数分别为 18、16、18, 可用于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反诘句中(用于特指问只见于玄奘译本)。例如:

1. 夫日一切周行冥中, 为乐冥耶 ? (《维摩诘经》, 14/534c)

2. 舍利弗, 汝得阿罗汉道耶 ? (《维摩诘所说经》, 14/548c)

3. 云何慈氏得授记耶 ? (《说无垢称经》, 14/564c)

4. 决用过去耶? 当来耶? 现在耶? (《维摩诘经》, 14/523c)

5. 无垢称言 如来岂不说一切法如幻化耶 ? (《说无垢称经》, 14/584c)

以上语气词用于反诘句中时, 常与表反诘的疑问副词“岂”、“宁”相配合, 例如:

1. 唯大目连, 法相如是岂可说乎 ? (《说无垢称经》, 14/561c)

2. 譬如幻师幻作男女, 宁没生耶 ? (《维摩诘所说经》, 14/555b)

3. 我日月净不见色者, 岂日月过耶 ? (《维摩诘经》, 14n/520b)

以上我们考察的是“乎”、“哉”、“耶”在三部译经中的用法, 可以发现其使用都基本沿自上古。此外, 三部译经中基本不见新生的语气词。这些都体现了中古语气词系统对上古的承继。

五、结语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 三部译经疑问词的使用状况体现出了中古时期的新的时代特色: 上古疑问词“奚”、“曷”、“安”的使用呈消亡趋势, 疑问词“何”复音化趋势明显; “何”系代词发展迅速, 问人疑问词“谁”逐渐淘汰, “孰”成为汉语最主要的问人疑问词, 语法功能扩大。

此外, 通过比较研究, 我们还可以总结出三位不同时代的译经师语言使用上的不同特色。支谦的译经较多地保留了上古期疑问句的特色, 例如较多保留上古期已经使用、可是在中古时期已经被淘汰或即将淘汰的疑问词等。鸠摩罗什的译经更多地体现出时代的特点, 例如问人代词已“谁”字化、“谁”担任表语以“X是谁”形式出现而不同于支谦的“X为谁”形式等。玄奘的译经虽然有体现当时语法发展的实际的地方, 不过也表现出许多因袭守旧的因素, 体现了当时译经语言已开始逐渐脱离口语实际而程式化的特点。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 2004 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 卢烈红